

井陽寧揚言曰救備前邸無憂拔二士於稠中爲之長  
踏車躍水遂救得而還皆問曰何見拔之衆曰二士表  
甚垢敝泥水之事不惡污濕可以逞其力人皆服其機  
警

郡上侯失火外僚不知內無知所爲安井某大呼曰勿  
燒屏障人爭執障去曰各自執所見去於是器什盡出

夙慧

林羅山幼齡讀書於東山僧舍五行俱下過目皆臆人  
目曰囊耳言入而不漏也

山崎闇齋幼爲浮屠號絕藏主一夜讀佛經粲然大笑

師驚問其故曰吁釋迦說許多虛誕哉

佐藤直方學山崎闇齋讀書滯澁闇齋叱之則徐荅曰

童子嘗睹緇徒誦一切經建立堂塔者未必至佛界童

子志在成佛何貴該博哉闇齋聞之大悅

藤井懶齋讀尚書曰大哉伊尹之德故大甲於桐天下

不疑其子敬對曰誠如尊命然亦時也哉管蔡流言周

公居東

新井白石爲兒嬉戲每寫天下一之字人以爲英物

稻留希賢蚤歲韶令天資強記既讀六經旁誦文選年

十一從父入京師遊伊藤仁齋門仁齋試寫王粲登樓

賦輒援筆立書，楷法謹細，不差一字。

紹留希賢字子善，筑前侯文學。

祇園南海年十五，一日宴集，人或唱曰：「鳶飛魚躍活潑潑地，令坐客為對。」南海在最下坐，應聲曰：「光風霽月常惺惺法，雨森芳洲稱為的對。」

南部國華年甫十三，從父南山入江都，遊東叡山，作五言古風二百句，名動府下。

水足博泉，幼時能大書大字，每客至，父屏山必命書之。一日客至，博泉方嬉戲，屏山數召之，乃徑前，客前張兩手，開股而立，客歎其機警。

服部南郭太宰春臺，諸名公會物祖徠家，壁挂三軸，中央娼女抱猫，左右有了髮，手持羽帚者，有手持情書者，諸公觀之，沈吟久之，不得其解。板倉璜溪童子也在下，坐進言曰：「此蓋畫家遊戲之筆，即寒山十得翻案也。諸公翕然稱善。」

板倉璜溪名安世，字美仲，江都人，父名九，字惇叙，幕府麾下騎，即兄敬德弟經世。璜溪與弟師事物祖徠，聰敏絕人，而放蕩不軌，太宰春臺嘗面質於稠人中，璜溪自此輕詆春臺，曰：「一錢不直，護苑之徒。」嘗集服部南郭宅，春臺獨後至，足過榻，璜溪之刃義當頂禮，以謝，過然徑坐上頭，不一言，以陳過，璜溪恒慍，春臺率解動以苛禮律己，於是特目春臺，自執其刃，加己額，拜之，春臺意色殊惡，璜溪教授都下，著帆丘集。

三浦梅園年甫八歲，視近江八景圖，問其父曰：「服襟襖」

把炬是何圖、曰唐崙夜雨、梅園曰目之所映、曰景、夜暗雨降、眼光何及、屬之情致、則可列之、眺望則不可、人皆異之

近世叢語卷之五終

近世叢語卷之六

豐後岡 角田簡大可撰

豪爽

林春齋豪材博識、專用力述作、或謂之曰、少省思慮、以致攝養、春齋輒曰、武人執兵而戰、效死建功、學者讀書立言、為預性命、固其所望也

會津侯卒、山崙闇齋相、墓禮一器、巨大難出門、有司以告、闇齋令曰、壞城門

某侯詣山崙、闇齋求一講官、時群弟子滿坐、闇齋左眄右睽、曰、甲者佐藤直方、乙則淺見安正、此二人不應招

辟其佗不足用。侯良久曰：若使敝邑二三子受業門下，而後漸擢用之，何如？閻齋曰：否，舍之。儒生之成，異於荀匏。

北村雪山見薩摩侯，乞得金五兩，而返塗中見賣蜺者，竭船買之，舉舍之於海。欣然謂人曰：今者余得仁矣。

淺見綱齋少壯好武，常帶長刀，篆鐔其鐔曰：赤心報國，每旦驅馬數回。

淺見綱齋講近思錄，爲萬世開太平章，大呼曰：吾今爲生徒講說，亦是爲萬世開太平。

新井白石少有大志，常自謂曰：大丈夫生不得封侯，死

當爲閻羅

物徂徠倣僮濶達，有多藏書者，徂徠欲悉得之，乃除武噐，傾盡家貲，竭庫而買焉，由是其學弘闢。

服部南郭某歲元日訪物徂徠，徂徠方隱几閱孫子，面垢不洗，髮亂不梳，若不知新年者，乃疊疊談兵，不置。南郭竟不得祝新禧。

英一蝶爲人豪，放市有奇古石龕，諸侯爭且買之，一蝶即便馳往傾橐取之，又覩鬻新茄子，亦高價買之，於是乃每日石龕點火，而噉茄子，傲然謂人曰：此乃天下第一歡樂矣。

英一蝶，本氏多賀，攝津人，遷居江都，初學畫，狩野安信，稱狩野信香，後又復本氏，更名長湖，號翡翠翁，別號曉雲，北窓翁，畫風為一家，名高一時，性豪放，而事母致孝，元祿中，有故謫於八丈島，恒贈畫，母許使衣食無乏，居數年，得反江都，其遭赦時，會視一蝶止草花上，由是更姓英，名一蝶，其畫益行，與俳歌人其角親善，享保九年，七十一歿。

太宰春臺曰：丈夫處大事，居大業，動輒罹憂患，不斗酒灌胸之壘塊，則恐英氣屈撓，故英雄豪傑多嗜酒，論語云：唯酒無量，不及亂，然則孔子亦飲徒也。

平金華，源京國，筑泰亨，田子信，俱遊高濱，道過楞嚴寺，泰亨與僧玄談數千言，霏霏如鋸木屑，京國不解禪，引其所齎酒，勸金華盡，三巨觥，遂乃自浮，傲然笑曰：三途

八難人所不免，周妻何肉，兩我之有，而酒之加耳。

源京國，名義治，號華岳，氏久津，見參河刈谷庶臣也，敏而好學，師事物，徂徠筑泰亨，田子信，亦皆刈谷臣也。

安藤東野善病，時時嘔血，自謂予終當從李賀之後，繼天上白玉樓記也。及病篤，謂物徂徠曰：歲在大淵，獻吾歸東壁之期至也。肝心既嘔盡矣，辭氣忼慨，飲食若平

日

物徂徠與富春山人書曰：獨悲東壁以四月十三日死，源三世以大淵獻降也，亦終以此陟焉，記十年前，源齡同長吉，而殆將嘔出心肝，以死而不死，今遂嘔出心肝以死，豈白玉樓記必待其人邪？天圖書之府，不可以及久虛邪？悲哉！又煥圖字說曰：藤生煥圖之三，世用歲大淵獻生也，蓋字之曰東壁云，予及天官家。

言我晴之洲朱鳥翼之其翼軫軫然是為文明之象  
翼軫之衝是為東壁東壁之下為弁弁與東壁皆為  
天圖書之府

龜田窮樂夷任少慾或饋一甕酒乃集士女歡飲歌謔  
偶覩雍瓦下有金十兩悅曰好下物哉乃頌與坐客

龜田窮樂名曳尾京師人為入洒落好酒毀譽寵辱  
不芥於胸肆情而行善書為輦下重初窮樂與賣茶  
翁居止同街彼嗜茶己好酒其趣雖異也風韻諧合  
為莫逆交亦後賣茶翁移居雙丘梅雨連月無有買  
茶者錢竭糧絕窮樂聞之即往賑救之賣茶翁作偈  
謝焉曰無茶無飯竹筒空恰似波臣車轍窮多謝特  
來親賑濟尊歡  
充得養衰躬

宇明霞居於鐵匠側杜門却掃日夜苦學曰與鐵匠角  
精力

池大雅始學漢畫描扇數十周流美濃尾張近江躬自  
沽之不售也乃歎息而歸渡瀨田橋曰我道不行命矣  
夫於是悉投扇于湖曰祭龍王不幾聲號藉甚

池大雅名無名初名勤字貸成一號九霞山樵京師  
人幼齡穎敏殊異群童五歲能作字一日登黃蘗山  
謁千呆禪師席上書大楷字千呆以為英物作偈與  
之眾徒亦作詩賞焉大雅甚有畫才及長益奮磨其  
技如紀伊學畫法於祇園南海海謂曰子學畫當  
學士夫畫乃貽舊雨儲沈無名名畫譜大雅喜模之愛  
慕之餘自改其名稱無名又如大和問設色之法于  
柳澤里蒸又從其土佐光芳聞我邦和法是時有望玉  
磨者亦為名手大雅與之相約始倡漢畫竟俱為一  
家著聞一世而大雅與之相約始倡漢畫竟俱為一  
蕭散恬虛安於貧賤不累於寵辱惠而不望廉而不  
刺於彼毀譽得失意恬如也其行多出於人意表故  
世以奇人命之有書肆僕游蕩糜金為主人所逐將  
之他方來見大雅泣涕告別大雅意憫之乃鬻書畫

及什器以償其金為謝復之使復供風有買石經之志絲積粒聚得錢百緡書商尚不肯賣焉大雅乃太息久之悉獻其錢於祇園祠蓋是時有募修之事也  
 萬勝名嶽體趨健莫峻不起莫與不極每到千景山記顧語南真曰盤古洪荒之時有一巨靈手掬沙石頌置彼此大者為喬嶽小者為培塿以為吾輩行樂地可謂大賚矣贊數不已閒居鼓三絃歌古典其妻玉瀾彈箏和之玉瀾名町德山氏京師祇園人少嫁大雅為人閑靖不飾能配夫之行亦能畫母曰百合祖母曰揖皆善和歌祇園祠中開店賣茶大雅蓋安永丙申歿年五十四惠思院六如上人曰大雅蓋意怡然言語近禪形肖仙避世仍懷濟世志賣山不蓄買山錢機材滿屋鏡容滕川字成腔時弄絃至竟深心誰可會空令姓字藝中傳

自新

久留米侯臣上田某老大懊懺少壯不讀書日夜俛焉

專心於克己謂人曰武人致死取勝猶且不辭今以我勝我何難之有

江都小石川人某狂暴無比朋友絕交父亦不以為子也隣有一老儒恒詈其不孝某一日抵老儒家厚禮問曰惡人一旦復善則病惡悉消滅與老儒曰善哉問也一日劊艾改過斯為善人善人一旦狂惑斯為惡人某曰僕蠢愚不順於親不悅於朋友願受教改行如何而可老儒曰孝者百行之本記曰朝省夕定請自此始某拜謝而還乃事親一如其教父以為狂怒且泣不肯飲食婦人謂曰妾昨日睹渠如儒家竊往矚之乃詳語其

故父聞而悅，即為飲食矣。自是父子相親，遂為孝子。一豪商求畫於池大雅，大雅數月不果。每使至，必曰：「近日最後僅出戶，謾罵曰：『這死畫師，勞人幾回矣。』」自負與偷懶，與抑傲也。大雅聞之，走出謝曰：「予過矣，乃一揮遣之。」

企羨

堀杏菴愛陶淵明為人，常懸其像于壁間，曰：「對此則使人頓消塵慮。」

熊澤了介壁間每懸義經画像，未嘗懸他書畫。

明人朱舜水流寓長崎，人莫之知也。安東省菴一見而

欲挹其學德，割歲俸之半贈之。

安東省菴，名守約，字魯默，初名守正，號後柳川庵。世臣也。少年勇政，其在江都，患小瘡，淹在牀褥，是時耶蘇賊起，乃強病騎馬從，而西至，有馬當陣，臨場，其志在必死。時年十六，萬治中，長壽有朱舜水寓焉。明人也。人不知其文儒，因頓艱苦，省菴聞之，執謁委贖，為弟子，分歲俸之半，以供給焉。及朱舜水應水戶侯之辟，厚報其惠，省菴不受。馬舜水與孫男毓仁書曰：「日本禁留唐人，已四十年，先年南京七船同往，長壽十九，富商連名具呈懇留，累次俱不獲，我故無意於此。乃安東省菴苦懇留，轉展央人，故留駐在此。是特為我一開，此厲禁也。既留之後，乃分半俸供給我。省菴薄俸二百石，實米八十石，去其半，止四十五石矣。每年兩次到崎，省錢一次，費銀五十兩，二次共一百兩。首稿先生之俸，盡於此矣。又土儀時物，絡繹差入送來，其自奉敝衣糲飯，菜羹而已。或時豐腴，則魚鰯數枚耳。家止一唐鍋，經時無物烹調，塵封鐵鑪，其宗親朋友咸共非笑之。諫沮之，省菴怡然不顧。惟日夜讀書樂道，已尔。我今來此十五年，稍稍奇物表意。」



前後皆不受過於矯激我甚不樂然不能改也此等  
 人中原亦少有汝不知名義亦當銘心刻骨世世不  
 忘也奈此間法度嚴不能出境奉候無可如何若能  
 作書懇懇相謝甚好又恐汝不能也省菴初年學松  
 永尺五尺五沒之後五年見舜水訖業於是學益富  
 行益脩伊藤東涯稱爲關西巨儒彼邦張斐文至長  
 寄詩及書以褒賞詩中有云曾聽聲名到若耶是  
 海外亦有聞也而省菴性謙讓告男寺直遺訓曰我  
 無才無德汝與諸生勿撰年譜行狀行實碑墓銘  
 及文集序等著有初學心法省菴文集子侗菴名守  
 直字元簡著侗菴文集侗菴子守經辨仕學齋幼喪  
 父如京師受業伊藤東涯學成而歸襲職爲文學著  
 仕學齋文集

太宰春臺曰伊藤仁齋有不可及者三焉曰學不由師  
 傳曰不仕曰有子東涯物徂徠不有一於此

板倉璜溪恃才蹇傲愚弄一世而於服部南郭則必曰

赤羽先生不名也

服部南郭教授  
于江都赤羽

池大雅遊於陸奧乞飯一寺留得而去寺主覽之賞歎  
 不止輒追而如京師得見大雅悅曰我願足矣即日  
 道

中村卓齋性沈執寡言弱冠不出戶數日歛然有憂色  
 其兄君堯恠而詰之乃泣曰賈生二十餘上治安策爲  
 西漢名臣今予齒相若而才不相若與富都那豎爲伍  
 一龍一豕是吾憂也

中村卓齋名安至赤石侯臣也與兄君堯俱  
 受業深田蛻巖刻苦無怠年僅二十二而歿

傷逝

新井白石與增田鶴樓善每歲中秋必期集其樓及歿  
鶴樓追感哀慟每至其時聞隣里歡賞滋益不堪因以  
其時為心喪忌日閉戶素食至死不變

增田鶴樓名助字伯隣江都人家世豐稟業賣藥至  
鶴樓好學學于新井白石以詩見奇愛焉鶴樓甚好  
客酒肉無離席晝夜來者項背相望一日人不至快  
快不樂晚以是稍貪而鶴樓無憾嗜戶室不全無脩  
為所衣一卉服而已不欲出行即出亦不設行衣緼  
袍立無耻色至飲食諸客之費即家人日所費錢必  
令盡供之而不問其他也故終能數十年如一日不  
衰云鶴樓有節槩所守確正至貴客至與以詩所交  
者則不取言己有之必言是新井白石先生餘恩也  
不然匹夫居陋巷何以致此車轍乎因嗚咽流涕

西山健甫疾病也盡焚詩文稿曰我輩文章何用遺為

及歿木下順菴哀惜為製碑銘

西山健甫名順泰對馬人本阿比留氏後改西山年  
二十餘疾辟為書記因遊于江都受業木下順菴自  
恨學晚勤苦讀書以夜繼  
日元祿戊辰年二十九歿

安藤東野死物祖徠上下館矣書曰以渠之才之學而  
假之以年豈不佞之所及哉天貧寔之又奪之年加以  
無後何其毒也不佞亦何免祝予之嘆乎服部南郭亦  
與平金華書曰嗚呼蒼天不憇遺俊士文章憎命達天  
地一大厄哉嗚呼東野吾與足下不如也  
服部南郭有男曰維恭才氣英敏年十七患痘而死南  
郭祭文有言曰汝病未劇也吾在汝枕側曉夜耿耿乎